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陳本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宋

歐陽脩 撰

書簡第一

與韓忠獻王

稚圭

慶歷二年



脩頓首再拜啟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

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

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

一作以

干視聽是

以書牘之禮曠絕

一作而

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

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
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為
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

字之樂為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為儒學之士莫知形容
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為時惟俟凱
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為詩頌以述大賁之功
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
手啟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啟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

校理歐陽脩啟上

又慶歷五年

某頃首啟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用此不遑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為國自重下情禱詠之

至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
書為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宜勝慰忭之誠某此
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為盜而
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為愧爾
瞻望旌旆惟願為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 慶歷六年

某再拜啟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
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
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為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
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
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
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覩裝盛服
但於城上巡行便為春遊
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
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
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
氣候已春和伏惟為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
同前

某啟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
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榮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
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

拜聞

又 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閒當此
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
而已其餘解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
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
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齟齬之才已難開
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

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煩視聽慙慙慙慙

又
皇祐元年

某頓首啟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
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
以目疾為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
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
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
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

大明井曰
美泉亭瓊

花曰無
雙亭

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
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
經略之餘為國自重

又
皇祐二年

某頓首啟冬寒伏惟台候萬福修前在潁曾一拜狀尋
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
手書為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
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啟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
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並孔
子廟獄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
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
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
為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潁承示碑文甚
多愧荷之態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

蹟辭翰可令人相慕張迪碑並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
答厚賜某惶恐

又同前

某啟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
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
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
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
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

俗耳目乍此炫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為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為謝伏惟幸察

又 皇祐三年

某頃首啟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聖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

書為賜具審為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
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
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
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
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頽
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

序已冷伏冀順時為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啟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
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閒暇之餘尚足以
為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
既足為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
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
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啟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觀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
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為其子
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閑非拙辭所
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
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
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
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

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啟昨日居憂服除便得名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筦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黜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為效恐終碌碌以為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畧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

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同前

脩啟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
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啟為謝某衰病鬚鬢悉白兩
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青望過重恨無所
為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為庸
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
勤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為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為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

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肝食之憂下有以救饑
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
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修書不足信於
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
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為國自重謹奉啟
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

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亦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啟兩日不奉晏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懋和不
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
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前

某頃首啟數日不奉餘論伏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
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時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
此馳啟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啟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
承表啟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
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
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
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
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啟晚來犬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

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
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
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同前

某啟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抒思不勝艱訥蓋
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
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 治平缺年

某啟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哀
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
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
此叙謝

又治平缺年

某頓首啟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
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為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
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

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缺年

某啟不獲瞻見等閒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
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為朝自
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缺年

某啟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為國耆
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益得節假中飽於

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為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
布萬一

又 治平 八年

某啟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
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
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
或因方便特為略言及宣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
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惶恐惶恐

又 治平四年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右忽

辱惠

一作誨

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

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為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

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四年

某啟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
為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
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畫
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為慚而又以得託名
於後為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
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惶恐惶恐謹奉此咨

啟

又嘉祐八年誤真此

某頓首啟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
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
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為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
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啟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

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
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遂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
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啟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
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
優閒而哀病侵略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

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啟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為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為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尚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 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

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為榮
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
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臍腹多
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
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 熙寧二年

某啟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
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為傾嚮之勤則未始

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壽陽
益陳蔡勢難乞惟壽近願亦便於歸計爾益遠旌榮新
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頃首啟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繞三四驛因假急足拜
問粗布區區不謂遠顧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
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願
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

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慰具瞻

又同前

某啟某去秋留顛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
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
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為病瘁得蔡如
請土俗淳厚本自閒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
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
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為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

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
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 同前

某啟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
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惜何以克當但祕
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慚恐慚恐某自
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
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啟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哀病如去年老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為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啟辱貺齋醢尤為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

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
呈塵浼聽覽蓋嚮在頤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
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
企

又 同前

某頃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
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賓之列元勲柱石神明所相百福
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為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

至

又同前

某啟昨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
唐世勲德鉅公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
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
彊者竊冀附託以為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
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啟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
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間居杜門
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
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頃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益相
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
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

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

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

一作累累

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

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

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

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

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

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軟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

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

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怵怵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啟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

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啟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
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
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尚思
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
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尚有可教否
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

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
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頃首啟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
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
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
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
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

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啟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
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
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為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
元老之意本不相為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
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
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

不宣

又 治平二年

某啟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
感服自公在告為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為恨
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
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
謹此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二

與晏元獻公

同叔

慶歷七年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息足
自府還伏蒙賜書為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
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為
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

其為人外柔而內剛

一作內剛而外柔

新以進士及第為滎陽

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

一有也字

直以卑賤不能

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 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
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
誠具之號䟽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
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

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
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閒伏
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
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

慶歷五年

某頓首啟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
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
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

已累月而尚稽修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為朝廷辨
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
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為國自重
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啟起居伏惟
幸察

又 慶歷八年

某啟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
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時從

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

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啟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為苦自揚州來穎至此經時關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

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

嗟知遇至深敢茲瑣碎惶恐惶恐秋暑未退霖雨為災
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啟起居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
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
母卧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
此踰月曠闕書啟之禮最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墻
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卑情不

勝區區謹奉啟咨問

又 皇祐四年

某啟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
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承頗
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
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困窮晚遇真知不為否
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
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

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怙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歷五年

某啟山郡僻寂習閒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

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為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為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啟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為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祗恐

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
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熙寧 缺年

某啟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閒中性易習遂成懶惰嚮
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
之厚必不罪其踈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末涯瞻邇漸寒
為國自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啟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
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
遽辱賜教其為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
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為責而從其
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 熙寧五年

某啟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
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並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

顧訪益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
叙

又 同前

某啟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
略枉顧否益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
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啟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缺年

某啟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素

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
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醜增醜哀病咫尺未由
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啟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
連夕不見勸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
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啟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
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

茲少叙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
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柳湖
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
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
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啟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言
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
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為重以屢煩朝聽未敢
輕有所陳覲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
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
布也秋熟惟乞以時為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啟忽忽久踈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

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計
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
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
以姓名附見為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祕書歸省顧
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
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

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
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啟辱賜問並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
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棕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
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
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為恨爾大用
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

為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為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

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
不便也幸無恤祗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於明
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
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
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
不以去就為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

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 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為之更

須諸公共力商確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
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為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
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率為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
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 同前

某啟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
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
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

次某再拜推官即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歷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啟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修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利極荷掛意前者為料錢歷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為添支歷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

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
並不見故也更為王渭州織紵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
解榜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
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累累辱書承夏熟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
累次書內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
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

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
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生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
為一妹喪夫惻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
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啟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
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碗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
此不宣

又疑

某啟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
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
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啟拙詩趣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
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
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

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以方上號
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啟近嘗奉狀急足還並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
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
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
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舫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為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

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為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為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褚尚得數十帋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楊蘇頌子容題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

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

嘉祐缺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

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
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
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
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啟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
涼伏惟尊候萬福毘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
侍親為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怏怏於此素志都違諸

公特以外議為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
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
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為
示此地廣陵為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
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

子華

嘉祐六年

某啟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
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
碌無所稱遂為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慚
爾君謨自南歸皤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
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
外何時來歸未間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
竊冒寵榮不知為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
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為時自愛 公儀云謝

禮聞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

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益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
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
某再拜

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吳正獻公

冲卿

嘉祐六年

某啟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
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友親所共

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
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
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
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
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
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情緒蕭索

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
聞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啟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
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
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
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啟遠達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
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汹涌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
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為受賜不
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啟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
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
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

一作
意

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惶恐惶恐某又上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
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
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
懷也過年賓客書題全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為
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啟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
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並某以
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容恕謹此以代
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
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
知風月屬閒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

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

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啟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
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
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
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著
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
自初旬內膏冒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
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
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慰慰謹此
奉謝

又 同前

某啟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
清佳哀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指笏皆不得懇告

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
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啟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
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
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
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真於此

某啟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閒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啟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
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
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
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前

某啟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為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
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

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 同前

某啟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晏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益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
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雪不
愆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某哀病日增勉強碌
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
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丈
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
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
便亦承臟腑不調諒出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潁每每
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
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
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交
舊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
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 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
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
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
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
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

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閒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
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
產益佳巨鱉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
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
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惟為國自重以副區
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

子容

皇祐缺年

己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

如西面三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
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
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
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
恐得遂安耐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
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

未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
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
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
哀苦中承示啟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禪除稽於復
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
合官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頗城佳郡

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聞湖園亦少
資清興某哀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
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
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歷元年

見英辭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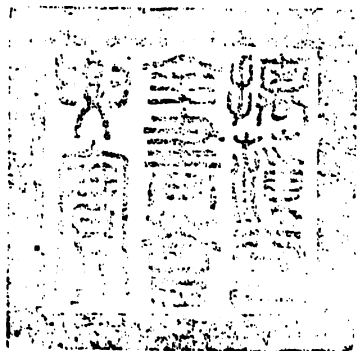
某頓首啟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
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
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

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厯缺年 見英辭類彙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脩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
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
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
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
告伏惟矜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三

與趙康靖公 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啟辱教並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
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
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 至和三年七月

某啟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為水所滄倉皇中
般家來唐書局又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
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
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頃首啟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為遠
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
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

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按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為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為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為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

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
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
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
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為政之一端也更
在高明詳擇可否侯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
此懇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

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
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怵深思外
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
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
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
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
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 同前

某啟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
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
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
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
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為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
希為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啟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

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
得親款宴言以為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
溽暑惟為國自重

又 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
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
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
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亦不晚必

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 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
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
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
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
為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踈慵稍閑拜問塗中
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日
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閒居之樂無待於
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
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
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
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
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

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

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為感何已冬寒伏惟
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

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
止強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
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為
目病為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為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
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為劇郡竊惟下車
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既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
也伏惟視政之暇為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
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啟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

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
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晷正以唐史殘編為
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
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
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
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為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啟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

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
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
優游文史自足為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
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
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
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
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熟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啟自承移鎮金陵遂踈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
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
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
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
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 同前

某啟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三
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宗

何奈何本欲為郡下客少涸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
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
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
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
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病
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啟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

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為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以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為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啟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耻區區強顏人事廢曠
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足
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
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間希
為國自重

與王副樞

景奐

嘉祐五年

某啟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暄和竊審氣

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
為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為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
彞舍人閣下 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啟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蠲粟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
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適盡衰病日復侵
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
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

決求南去遂益為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二年

某啟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解錢事知己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邇州無事誠為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

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慤家為會諸君
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
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
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
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
知深樂北土之善為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

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
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
弟多一作為在京師易為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
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
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
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
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
墨可述惟為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慘

又嘉祐三年

某啟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
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
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
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為同
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
者為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
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啟自去歲秋冬以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
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
便而無為我累奈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
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閒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
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
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
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

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
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爾餘皆不入眼也遞中
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
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踈拙無佳物表
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某啟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為怪自罷去益忽
忽度日不能為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

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
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
人情習安粗可以為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
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
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祇候夏秋唐
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為國
自重

又同前

某啟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璽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鮮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啟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
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為慰也某
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
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
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
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
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

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
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
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為怪嚮寒為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啟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
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
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
來茫然未知所為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

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
何以見教實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
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為一笑爾盛作少暇
當勉強為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為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
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
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

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耶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為之悲也君謨已歸瞠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間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哀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

慎攝

又同前

某啟人至辱惠以佳篇宣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
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
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為累於人細較其得
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
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為謝

又同前

某啟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

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
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為慚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
為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
落太半矣深思一作璽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
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忉忉

又同前

某啟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
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

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蕭然疲卧不暇及他不罪不
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啟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
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
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
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
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

謹奉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啟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
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
戚使然耶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
不得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
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為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
何處為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

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
計遂為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為疎者道也相見
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公私忽忽久闕奉狀益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
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
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
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遏音必未欲會聚

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
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
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前

某啟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
兼審靜鎮安閒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
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
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

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為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貺

至和二年

某啟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己禮上秋冷道塗賁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益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勅

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為賀使行期
頗緩正在嚴凝與君貺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
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
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
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
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

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宣止交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啟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浣瞻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

飛動過年哀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錄此子庸駕詎可
出明公門下不奈何為誤聽但與家人大咤爾徐當議
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乏歡迎悚愧悚愧漸暖為時自重
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
嘉祐五年

某啟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
台候萬福某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

不勝飲酒鮮棕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
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
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為勞區區久不奉
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召夏
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
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為慰某自過年兒女

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
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
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
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惠閒恐
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堦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
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
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燕惠
新笋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
道宜為削去以藏醜拙迺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
京洛饑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忽少貺
真蹟如此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
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為朝自重不宣某手啟上留守尚
書學士清明日京醞二罷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
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啟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
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脩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
病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效
某數年來頗以為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張唐公處
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曾合今粗錄呈可試用
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
嘉澤河洛間應已霑足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為政外

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 同前

某啟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哀病忝冒以寵
為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
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
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
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
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

晚惶恐惶恐

又 同前

某啟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
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
朋見愛何以為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
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話
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慄慄惟以時為國
自重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嚮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哀病之年憂哀並
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寬
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
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
恃羣賢共此康濟邈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聞惟以
時為國保重

又 治平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哀病既
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餘
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覲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為
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
忙作書不周謹惟為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
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

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
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
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尚未至爾某瘠
病繭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
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
多端匪遠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為時自愛

與執政

熙寧三年

某再拜啟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

一作官居

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惓不能自默某
衷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
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
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
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
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為可委爾其如
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
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

職為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
病亦不敢當況尫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
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
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